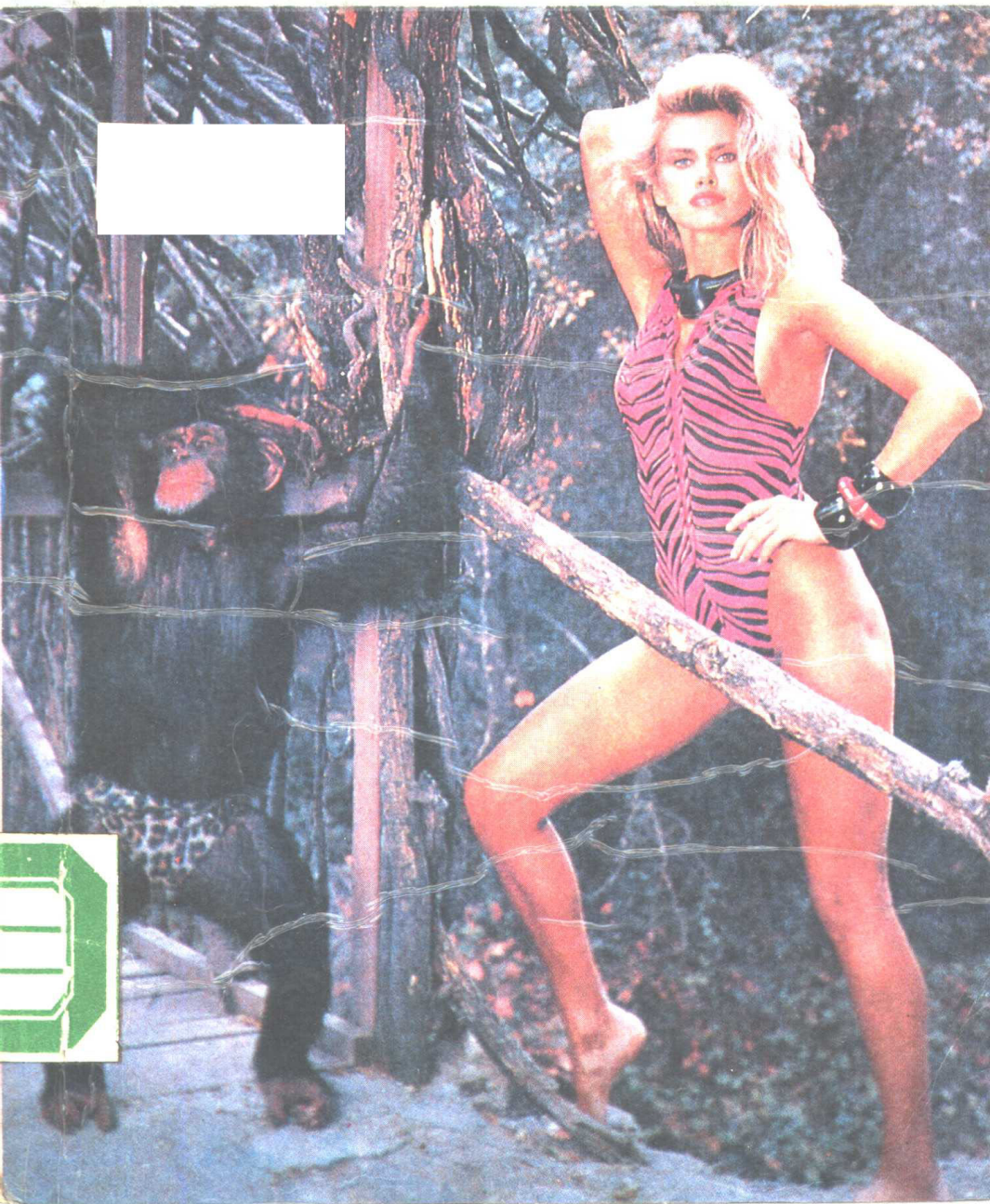


豺狼的哀歌

(日) 五木宽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豺狼的哀歌

〔日〕五木宽之 著

辛 超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豺狼的哀歌——

〔日〕五木宽之 著

辛 超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4插页 23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0

ISBN 7-224-00236-4/I·66

定价：3.30元

编者的话

本书描写了日本职业打手黑泽龙介在接受了破坏日本广播电视公司KHK的除夕东西方歌曲大赛的委托后所进行的一系列血与火、灵与肉、惊心动魄、残酷无情的战斗。

这部小说可贵之处，不在于它那情节曲折、触目惊心的拼搏，而在于它从广播电视这一新的侧面反映了美日之间占领和反占领、殖民和反殖民、垄断和反垄断的尖锐斗争。一般人对日本这个经济大国在世界上的影响知道得比较多，而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日本加以利用、控制则知之甚少，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深化我们的认识。

在人物描写上，这部小说也有深度。职业打手是统治阶级和垄断集团镇压人民的工具，是一伙要钱不要命、毫无心肝的家伙。本书的主角黑泽龙介原先也是这样一只冷酷的豺狼，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描写却没有简单化。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黑泽龙介看到美国当局插手，甚至企图垄断日本的广播电视事业时，当他看到他所喜欢的人，南乡义明、产科医生和美国明星嘉依菲尔德因了解其中内幕，被他们一个个杀死，“就象用橡皮擦掉一样”之后，他逐渐清醒了，决心和这种殖民主义斗争到底，即使单身匹马去干，以身试法，也在所不惜。由于右派势力的勾结、威胁、背叛、他的反抗虽然失败了，但这种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决不会就此烟消云散，它还会在其它时机，以其它方式进行下去的。这个人物形象无疑深化了本书的

思想内容：既然一个右派的鹰犬都意识到反抗殖民化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这种斗争发展的必然性还有什么疑惑吗？作品中有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寥寥数笔，性格风貌也跃然纸上，给人以鲜明印象。

考虑到以上这些原因，我们出版了这本小说。加之这本小说故事曲折、险象环生，描写了野兽、女人、欲念、情爱、恐吓、绑架、车祸、暗杀等各种生活场面，使人触目惊心、回肠荡气，有很强的可读性，我们想读者会在阅读的感受中受到思想、知识的启迪的。



那人下午三点钟来了。这是一个目光锐利、精瘦的青年男子。

他推开办事处的门、双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您是黑泽先生吗？”

“您是谁？”

黑泽正躺在长沙发上看《北京周报》。他头也不回地对那个男子说：“我不喜欢蹑着脚走路的客人。对不起，我就起床来了。”

“这样很好。”

那青年男子把椅子拉到自己身旁，倒转过来分腿跨坐着，掏出一支香烟说：“我没有想到先生的办事处竟会这样简陋。”

“是吗？”

瘦男人毫不客气地打量着这间屋子。

屋子有旅馆的单间大小，摆着一张金属办公桌。旁边是灰色的衣帽橱和灰色的柜子。地板残旧不堪，房间的一角堆满了各国的报刊杂志。北欧的《女性》、德国的《明镜》、苏联的《鲑鱼》、美国的《纽约时报》、日本的《赤旗报》和美国杂志《花花公子》的裸体照片……都“和平共处”地堆放在一起。

这是一间奇怪、乏味的屋子。从里面可以看到玻璃门上写

着“黑泽龙介办事处”。

“我想来谈谈工作……”

“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话。”

“我叫九鬼。”

“不认识。”

瘦男子微微一笑。

“我可是很了解先生的情况，这样不就行了吗？”

“你是怎么了解的？也该让我知道吧？！”

黑泽龙介这时方睁开眼睛，把手中的杂志扔到地上，坐了起来。九鬼不觉欠起身盯着黑泽。

五月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在黑泽那浅黑色的脸上映出了淡淡的斑点。黑泽是只三十四岁的“豺狼”，脸颊尖削，嘴唇微厚，阴森凹陷的眼睛带着忧郁的阴影和冷酷的杀气。他的双眼显示出了一种不是要食物而是要攫取其他东西的神态。

“先生，您不要用这样的眼光看我。”

九鬼收回了目光接着说：“我只不过是来拜托您办点事。”

“你回去吧。”黑泽说，“我正在读书呢。”

“您不听我说完就拒绝吗？”

黑泽又躺到沙发上。他拣起地板上的杂志翻弄着。

“是南乡先生派我来的。”九鬼压低嗓门说。

“什么？南乡——”

黑泽龙介手中的杂志掉了下来。他静静地坐起来盯着九鬼，目光中微微露出些杀气。

“我从前听说过南乡义明。”黑泽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向外望着。“我曾经想过，既然我干这一行，那么总有一天会

在什么地方碰到他的。”

窗外是一个阴暗肮脏的脱衣舞剧场的后台出口。一些瘦骨嶙嶙的舞女坐在台阶上，赤裸着身子在编织花边带。大街上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和有轨电车驶过的隆隆声。这是入夏一个平静的下午。

黑泽一面望着飞向新宿御苑的鸽群，一面在大脑深处想着另一件事。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杂志上登载的南乡义明那令人生畏的面孔。

搞垮十三频道电视节目的家伙

黑泽记得当时杂志上的标题确实是这样写的。

“南乡义明找我有什么事？”

“他说想和您见一面。”

“什么时候？”

“现在。”

黑泽皱起眉头看看手表。夜光表的指针正指向下午三点。

“现在不行。”

“为什么？”

“我的助手六点才能回来，等她回来后再去吧。”

九鬼点了点头忽地站起来说：“那么六点半我再来接您。”

“好吧。”

南乡的使者有礼貌地关上门走了，走起路来仍然没有声响。就象一只穿灰色外套的山猫。

黑泽想：这样的胆小鬼只会简单地捅人一刀。他曾经挨过和九鬼一模一样的家伙的一刀。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每当想起这事他就感到厌烦。

那是W电影公司事件——

当时W电影公司大批解雇工人，但该公司工会拥有强大的力量，于是公司雇用黑泽进行破坏……

这时走廊里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门被打开，一个漂亮的外国姑娘走了进来。

这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她穿着针织衫和一双平底鞋，自然地显示出身体的曲线。一头柔软的棕发剪得很短，象个小男孩，短裙子刚刚遮住膝盖，从那里可觑见富有性感的大腿。她的鼻子微微翘起，双眸频送秋波，丰满的双唇显露出俏皮的微笑。

“怎么啦？先生。”她说着一口流利的日语。

“你回来的早了一点吧？”

“早了就不好吗？”

“只要事情办完，我没意见。”

“那么您就别说啦。”

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近办公桌，从手提包里拿出厚厚的一叠文件说：“有关那个人的资料都在这里啦。”

黑泽接过文件，坐在椅子上翻阅起来。

“原来是这样。玛莉，你还挺有办法啊！”

“谢谢。”

玛莉脱下鞋子，象小猫一样躺在沙发上。她盘起腿，白皙的皮肤露出裙外，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中怡然自得地闭上眼睛问道：“我不在的时候，谁来过了？”

“干吗问这个？”

“我闻到了跟您发油不一样的气味。”

“是个女客人。”



“骗人！”

她注视着黑泽自信地回答着，又追问道：“是谁来过了？”

黑泽没有吭声，他显示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默默地翻着文件。

“是谁来过了呀？”

她一再催问。黑泽叹了一口气，望着要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助手。她叫水岛玛莉，是个十九岁的混血姑娘。两年前，她是港口女阿飞集团的头头，干起事情来绝不反悔。

“南乡义明派来的人。”

“南乡？”

“你知道这个人吗？”

“他来干什么？”

“他要和我见面。”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玛莉迅速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黑泽身旁。当黑泽抬眼看着她时，她胆怯地低声说：“先生最好不要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玛莉的眼睛深处流露出奇妙的神色。“我想最好别和南乡打交道。”

她笨嘴笨舌地说，好象在用舌头把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

“究竟为什么？”

“……”玛莉走到窗前，望着外面说：“谈不上为什么，可是……”

黑泽用抚慰的口吻问道：“你知道南乡的情况吗？”

她没有吭声。平时象机关枪一样喋喋不休的玛莉，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我不想说。”她只是小声地自言自语，然后就象石头一样沉默了。

“我不问你也知道了。”

黑泽低声说道，就象说给自己听一样。他望着玛莉那双漂亮的脚和丰腴的肉体，脑海深处出现了一只夜晚徘徊在沼泽地里的饿鬣狗——南乡义明。

参议员南乡义明，58岁，广播代理商会长、音乐创作权协会顾问，广播出租公司经理、文艺制作公司代表，女子高等学院校长，此外还有好几个头衔。但是真正知道他历史的人恐怕没有几个。战争期间他在中国大陆，是军部的雇员。至于战后二十年来，他经过什么渠道爬到今天这个地位，那就谁也不清了。黑泽龙介知道，他的真正职业隐藏在上述头衔后面。

南乡是一只贪婪的野兽，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处无声无息到处活动。黑泽龙介自己也是一样，他总是钻到一些企业要害处挑起事端或收拾残局，然后从委托人那里索取巨额报酬，这就是他的真正职业。

黑泽不象南乡那样打算在别人面前隐瞒自己的买卖。他对自己说：“我是职业打手。这就够啦。我不需要象南乡那样当一个名流。我为金钱打垮别人，然后被别人打垮，一切都完结了。这是我的人生，这就是全部。”

“先生，和南乡打交道可危险呢。”玛莉回过头来说，“别干啦。”

“六点半九鬼会来接我。”黑泽说，“我要去。”

他从抽屉里拿出电动剃刀，接上电源。轻微的呜呜声在房

间里回响。每当他把电动剃刀用力压在脸颊和下巴的凹陷处，这种呜呜声便高一阵低一阵地响遍房间。

也许玛莉说得对，他想，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下午六时半，九鬼准时来到了黑泽的办事处。他见到玛莉，好象吃了一惊。这不奇怪，一般的来客都以为她是外国人。然而她是横滨出生的混血儿，是日本籍姑娘。

“这位姑娘是您的客人吗？”

“她是我的助手。你不用管她。”

“啊……”

刚才在黑泽面前威风凛凛的九鬼，现在却手足无措，显得格外呆板。

当玛莉盯住他时，他有点脸红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点燃一支香烟。

黑泽一面怡然自得地笑着，一面观察九鬼。在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男人中，也有些家伙在女人面前束手无策。更何况玛莉是个特别的姑娘。就是和玛莉一起工作了两年的黑泽，有时在她面前也会烦躁不安。

“其他事情交给你啦。你在这里呆到七点，如果我没有和你联系，你就可以回去了。”

玛莉没有回答。她咬着嘴唇，仍旧背向黑泽。黑泽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肩头，走出房间。

楼房门口停着一辆黑色林肯牌轿车，司机身体结实，象一个拳击手。他直盯盯地瞧着黑泽，打开车门。九鬼和黑泽并肩坐在后座上，林肯牌悄然地滑动了。

“那个姑娘究竟是个什么人？”九鬼问道。他的语气中流

露出抑制不住的好奇。“她懂日语吗？”

“当然懂。”

“噢。”九鬼钦佩地点了点头。

玛莉太象她父亲了，黑泽想。玛莉的父亲名叫吉姆，一个地道的纽约人，是百老汇小有名气的舞台美术师。战时他被征召入伍，战后作为美国占领军进驻横滨。他高高的个儿，身材很好，目光里充满了智慧。他和黑泽表哥的女儿结了婚，当时黑泽还是个小学生，不久便生下了玛莉。

玛莉还在襁褓之中，朝鲜战争爆发了。停战前夕，吉姆战死，被装在加有防腐剂的睡袋里运回日本。

玛莉的母亲把女儿放在托儿所里，到外面工作谋生。她不愿意去投靠那些反对她和吉姆结婚的亲友们。

几年以后，玛莉的母亲在一次车祸中身亡。此后玛莉被她的伯母收留。

黑泽被大学开除后干过各种职业，四年前才有了自己的办事处。那时玛莉在横滨一带已是有名的女阿飞了。

“先生，到了。”

黑泽的耳边响起了九鬼的声音，他迅速打断回忆，抬起头来。

周围笼罩着苍茫的幕色。黑泽走下车来，眼前耸立着一座咖啡色的大楼好象一个刚建好的旅馆。

“这是参议院的议会会馆。”九鬼一面迈上台阶一面说，“南乡先生在五楼的办事处等您。”

门卫轻轻举手敬礼，九鬼得意洋洋地按动着电钮。从降下来的电梯里涌出一群男人，一看就知道是来自地方上的政客和一群参观者。他们胸前佩带闪亮的徽章，徽章下面飘着缎

带，畏畏缩缩地四下张望。接着，一群中年妇女脖子上围着印有一些议员姓名的毛巾，脚穿木屐呱呱呱地走过。大概他们是去食堂享受议员们招待的咖喱饭吧。按理，各个选区的议员都会在东京设宴招待家乡的选民代表。

五楼走廊的尽头是南乡的房间。

“等一等。”黑泽用手阻止九鬼，“洗手间在什么地方？”

“在这边。”

“和南乡先生见面之前，我要梳理梳理。”黑泽用嘲弄的口吻说。九鬼一副苦涩的样子，给他指了指洗手间的位置。

黑泽站在洗脸池的镜子面前，望着镜中的自己。

他穿着一套两肋带有叉口的深蓝色美国大陆款式西装，皮肤微黑，柔软而平整的白衬衣，黑领带打了一个小领结，两条浓眉象刀一样伸展开来，下面是有点充血的阴沉眼睛。

他的体格虽然不高大魁梧，但相当结实，没有多余的赘肉。

黑泽在学生时代没有参加过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体育项目。他并不认为拳击、空手道、摔跤等是富有战斗性的运动。他一直认为与其对自己的肌肉和反射神经进行训练，还不如用自己的意志对它们进行控制。

他记得大学三年级时曾经去过北陆地方的永平寺，并被这所宏大禅寺的气势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这年秋天，他又来到永平寺，从此再也没有回学校。二十二岁的黑泽试图在大雪和暴风雨中用精神力量最大限度地控制自己的肉体。

这座深山寺院是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在大雪封山的时候，几百名青年光着脚劳动、为追求某种精神而长时间打坐。

那时电视正风行全国，越南人正要把法国占领者赶出自己的国土，产生了所谓太阳族英雄，也是詹姆斯·迪安死难的时候。在这种新旧时代交替的潮流中，黑泽试图找到某些本质的东西——

九鬼在洗手间门前焦急地等着。当他看到黑泽从里面悠闲自得地出来时，便讽刺地说：“怎么啦？先生。没有必要因为会见南乡先生而紧张嘛。”

黑泽没有睬他，迅速地走向对面房间。九鬼慌忙赶在他的前头，用手整理了一下领带结，然后敲敲门。门上的对讲机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九鬼打开门，对黑泽使了个眼色。门里是办公室，摆着一张办公桌，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桌前望着这边。不，她只是显得年轻，实际上已超过了三十岁。她很会打扮、有一股熟透了的水蜜桃般的魅力。她注视着黑泽，好象要用她那一泓秋水把他吸引住。

“您是黑泽龙介先生吧？南乡早就在等您了。”她那粉红色的舌头在微翘的上唇里面隐隐约约翻动着。“请到这边来。”

黑泽进入用厚绒隔开的里间，看见一个男人，正面向窗边的一个桌子，阅读什么。他的后脑勺布满灰白的头发，小个子，窄肩膀，年令可想而知。

房间的一角有个养热带鱼的水缸，里面有些不起眼儿的小鱼游动。沉重的紫檀木书架靠墙边摆着，墙上挂着一副樱岛风景画，似乎是梅龙三郎的真迹。书桌旁靠着一套高尔夫球具，下面是一个蓝色的金属笼子，里面养着小松鼠。

黑泽大大咧咧地坐在房子中间的沙发上。他抬头望着站在